

出居出奔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後
奔命僑寓 戍守遷徙漢教以失疆典封
多屬附屬私邑形勢 侯者王卿士為官攝位
仕他國沈淪積祿致仕 隱遯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下卷八

服部文庫
117
202
12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此邾大夫朱儒也其曰邾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邾大夫朱儒謂之邾伯晉大夫州蒲謂

之晉侯從而書之徒左傳邾伯朱儒之父卒邾人立君大夫自安於外邑故大夫以矢鍾與邾邾亦

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公重土地故以非禮也非公寵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

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公羊曰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

名兄弟辭也

昭元年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比去晉而不返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康

蔡猶列左傳元年冬楚公子圍靈王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鄭有疾而還十一

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縶也孫卿曰而弑之右尹子干王子出奔晉宮廐尹

晉公子黑肱出奔鄭因築城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

百人一卒之餼其祿足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鐵富強秩祿叔句曰底致祿

德之厚薄德鈞以年德厚薄鈞則以年同以尊年長幼同則以公子以國皆公子也

致祿因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雅曰不侮也鯨寡不畏疆禦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出居出奔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數也恐景公數楚公子不獲不得自安是以皆也

亦唯命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謹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入子干后來奔以為羈

旅之敬也言不敬羈容當誰敬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哉秦鍼欲謹辭以自別十三年楚公子比下公子黑

肱子公子棄疾蔡公十一年楚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義許葉之師以入楚

王在乾谿故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律須務牟史律楚大夫因正僕人正僕天子殺大子祿及公

子罷敵諱罷敵皆靈王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夏五月癸亥王

縊于芊尹申亥氏公羊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

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君弑而言歸故難之也此本無弑歸

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

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王夫之靈王經而死穀

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歸為善然則弑君不得言歸一事也

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此之歸弑比不弑也歸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而今胡氏曰

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言於樂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

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其宗族

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

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樂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

臣而虔非比之君乎○定四年楚囊瓦出奔鄭書名三年左傳蔡昭侯為兩佩佩玉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囊瓦

孫囊之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唐惠侯如楚有兩肅爽駿馬馬子常欲之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偽若受代而飲醉之竊馬

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承上文蔡侯歸及漢執王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四年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

午二師吳楚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五戰及郢已知楚子昭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林註

諸季芊昇我皆平王女也服云昇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庚辰吳入郢楚子涉睢水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中王奔郢

鍾建楚大負季芊以從鬬辛郢公幸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

至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定四年穀梁曰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

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

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胡氏曰憂瓦貪以

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及楚人戰于柏舉

昭元年夏秦伯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左傳秦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權

如兩其母曰弗去懼數也恐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

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平公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八乘

為八反自雍秦及絳晉都雍絳相去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歸取酬幣一故續送其八照酒幣終事八

反每千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遲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必以待見多故

出奔女叔齊侯司馬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下令圖令圖

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家君且以在此將

嗣君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昭元年公羊曰秦伯之弟鍼

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為仕之於晉書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

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出奔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曰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

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父

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

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也

恭之義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莊三年胡氏曰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

是也

春秋左傳卷之八 出居出奔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也

傳

莊十九年左傳初王姚莊王之妾姚姓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莊王孫即位五

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以奔蘇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惠公亦執莊王以入國者與周衛師燕南衛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厲公遂以

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二十一年春

晉命鄭號于弭鄭地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號公字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及五大夫五月王巡號守號守於號國也冬王歸自號○定六年左傳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

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冬十

二月天王敬處于姑蘇周地辟儋翩之亂也七年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

氏守姑猶大夫天王前年出居於此故單劉逆王以歸已巳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

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隱元年祭伯來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攝

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桓十八年左傳周公欲

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莊

十六年左傳初晉武公伐夷采地名執夷詭諸周大夫為國周大夫請而免之請於晉武既而免

報詭諸不報施於為國故子國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

諸周公忌父王卿出奔號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鼻伊

維之戎揚拒泉鼻皆戎邑及諸維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甘昭公召之也欲

以篡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惠平戎于王為周與十二年王襄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秋王子帶奔齊十三年春齊侯桓公使仲孫湫齊大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言欲事畢

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十者數之盈也子帶不十年

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周大夫言於王襄曰請召大叔王子詩曰協比其鄰猶近

昏姻孔甚云旋也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吾兄弟之不協子帶為襄王馬能怨諸侯之

不睦不親睦於王室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宣十五年左傳王孫蘇與

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政使王子捷王世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戴公之子十六年

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雖死而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

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何聽○襄二十三年左傳孟孫孟莊子

卒公鉏季武子奉羯孟莊子之庶子孺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爰而出口秩焉在公

鉏曰錫在此矣遂立錫秩奔邾○昭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及

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僑如

子之齊成十魯人召之不告不告僑如而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姓

子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號之曰牛遂使為豎小仲壬與公御御士萊書觀於公

仲而何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使牛入示之使牛入示之仲壬使豎牛以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

之奔齊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五年仲至自齊仲壬聞父喪而來南遺季氏家臣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攻仲士諸大庫之庭魯城內有大庭氏之庭於其上作庫司官射之而死昭子昭之庶子叔孫姑

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齊

齊上齊地之外投其首于寧風齊地之棘上○昭十四年左傳南蒯南遺之子之將叛也

叛季盟費人為盟費人南蒯家臣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差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因合眾以作亂遂劫

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

不能畏子矣言將叛之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昭二

十五年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昭伯從弟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臧氏老將如晉問

問昭伯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故事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若有他故

再三問不對歸昭伯自晉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不至次於外而察之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父舍於

外而察皆無之無他執而戮之逸奔邱○定元年左傳夏叔孫成子叔孫姑之子逆公昭

之喪于乾侯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子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凡從君出而

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

叔孫成子告對曰從君者則貌而出者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冠而出者與季氏為

冠讐者冠讐者

春秋左傳卷之...

...

...

...

...

...

...

...

行可也若羈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昭公弟定

公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定五年左傳陽虎囚季桓子意如子及公父文伯

季桓子從而逐仲梁懷亦季氏家臣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魯南

父昆弟城之內庚寅大誚謂違盟者當受罰逐公父歆即文伯及秦遄平子皆奔齊傳言季氏之亂○定八年

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號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

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陽虎叔公與武叔叔孫不敬之子州仇以伐孟氏公飲處父成帥成人自

上東門魯東城入救孟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

說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造其將至虎

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召死何暇追余子言季辨猶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

入于謹陽闕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王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六月伐陽闕討陽虎

使焚萊門陽闕師驚魯師見火起故驚犯之而出陽虎犯師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景公將許之

鮑文子鮑國諫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

借邑人所居邑人之車鏤刻其軸使易麻約而歸之以麻約縛刻處而歸載葱靈蓋車之

有障障者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定十年

左傳侯犯正以邱叛叔孫武叔即謂邱工師之官駟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

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詩唐卒章之四言矣卒章之四言矣卒章四言曰叔

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邱邑居齊魯之間而無事既叛魯又不事齊必不可矣

不可以久存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邱人為之宣言

於邱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邱易于齊齊人將遷邱民為易其民人衆克懼不欲駟赤謂

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

易取齊人與邱無異勝于守邱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非徒得民又得齊地且盍多舍甲于子

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邱齊使有司觀將

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因侯犯之門

殺侯犯奔齊○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邱成也疆盛將為於是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弗克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不狃叔孫輒齊遂墮費哀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故魯人叔孫輒退

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哀三年左傳季孫斯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欲付以

勅令勿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康也可季孫

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季桓子

命其圍臣正當自稱以為養馬之僕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遂奔衛康子請退位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

反畏康子隱元年左傳京鄭邑叛大叔段段入于鄆走入于鄭之鄆邑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國共不言出奔難之也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公孫滑共叔段之子出奔衛○莊十六年左傳鄭

伯厲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而

復之○閔二年左傳鄭人惡高克鄭大夫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

奔陳高克身惡眾散故懼罪而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僖二十四年左傳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僖三十年左傳初鄭公子蘭文公子穆公出奔晉

○僖三十一年左傳鄭洩駕鄭大夫惡公子瑕文公鄭伯文公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左傳成九年秋鄭伯成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十年三月子如

班公子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鄭成公子如奔許○襄八年左傳鄭羣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七年子駟使賊弑僖公謀于駟謀殺子駟先之先羣公夏四月庚辰辟罪殺

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加罪以孫擊孫惡二孫子出奔衛○襄十年左傳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展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

耳子西公孫夏子駟聞盜不做而出未做戒守備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賊盜入于北宮子產子國

聞盜成列而後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蟠公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城尉翮尉止子司齊司臣奔宋○襄十九年左傳鄭子孔之為

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于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而分其室于然子革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圭宋子圭皆鄭穆公妾之子也圭皆媯

之班亞次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二母相親故士子孔與僖之四年鄭僖

魯襄六年子然卒簡之元年魯襄士子孔卒司徒孔即子實相于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

故相助三室如一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襄三十年左傳鄭子

皮授子產政豐卷字子將祭祭於請田焉田獵以弗許子張豐怒返而徵役召兵欲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田里所焉○昭七年左傳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孫

銀之子與子皮氏有惡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罕

朔殺罕子文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罕朔

乃昔君羈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知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

降罪重則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大夫其官馬師也馬師獲戾而逃唯執政

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斂也使從嬖大夫下大夫也

大夫令從下大夫降一等不以罪降

僖十七年左傳公齊桓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內官之有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成十七年左傳初鮑國牽之弟文子牽權寵者去鮑氏而來魯為施孝叔

臣家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成十八年左傳齊為慶氏之難前年

殺慶慶齊侯靈使士華免齊大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佐子

命于國弱勝弟來奔王秋國佐奔萊○襄十九年左傳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邱齊侯使高厚傅牙以為以夙沙衛易已光謂衛教衛奔高唐以叛

二十一年齊侯莊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

公子鉏來奔叔孫還三子齊奔燕若公斥逐親戚○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莊左傳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

出二子莊鮮虞推而下之下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藏其睡

親其誰納之遂來奔二十七年左傳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為人僕賃

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

先取妻生子而寡偏喪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子自隨曰棠無咎棠公之子

東郭偃東郭姜之弟相崔氏崔杼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崔成有疾惡疾而廢之而立明九月庚辰崔

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姜慶封屬大

夫帥甲以攻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東郭姜縊復命於崔子止

御而歸之嬰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開諸大墓開先人之墓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

○襄二十六年左傳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廩邱縣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

不能治烏魯大夫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二十七年春晉梁帶晉大夫使諸喪邑者謂齊魯宋

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許封之烏餘以其眾

出出受而遂執之盡獲之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襄三十一年左傳齊子尾魯孫

善聞邱嬰以聞邱嬰為已善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

子尾殺聞邱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倭灑澆竈孔虺賈寅四子嬰之黨出奔莒出羣

公子○昭八年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魯子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

子尾子尾八月庚戌遂子成項公子子工成之子子車項公之孫捷也三皆來奔不書十

年桓子陳桓子友子城子公公孫捷○哀十四年左傳成子陳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陳

逆陳氏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甯眾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遂使東出雍

門齊城陳豹亦陳氏族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陳逆為我諸免罪陳豹以車送我出奔余有私

焉是我有私于陳氏事子我止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衛東郭賈即子方奔衛

○僖二十一年公羊曰宋公襄公與楚子成王期以乘車之會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隱四年左傳宋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之即位也公子馮穆公子出奔鄭三年宋穆公疾使公子馮卒殤公即位桓二年宋督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

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戎羊斟不與羊羹關少故及戰曰疇昔猶前之羊子為政猶言為主今日之事我為政退

在我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兵車文馬之路半入鄭國鄭人寬其防守故得乘亂逃歸見叔牂羊牂羊曰子之馬然也且賤得先

左傳註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哀十七年左傳宋皇瑗宋右師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奪鄆般邑以與田丙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

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與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其

與啓得諸公宮未有立焉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館大尹立

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盭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弑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

乎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謂大尹謂大尹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

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隱五年左傳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以鄭人邢人伐翼晉舊都王桓使尹氏武氏尹氏

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成謀大子申奔新城曲沃十二月戊申繼

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踰垣而走重耳披斬其袂袂遂出

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晉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乃之梁九年晉獻公卒里克不鄭

葬晉大夫欲納文公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荀息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立公子卓驪姬之弟以

葬齊大夫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晉卻芮卻克祖父使夷吾即惠公重賂秦以求入齊際

冀芮 三子晉大夫 實為不從 不從不與秦賂 若重問 問聘問之幣 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 無不

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 報不鄭之聘 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

祁舉 晉大夫 平豹 平鄭之子 奔秦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 子 命無從亡人 重耳晉公子

重耳之及於難也處狄十二年而行 五年奔狄至十六年適齊凡十二年而去 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

及楚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穆公 納之二月壬寅公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文公之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 懷公奔高粱 宣元年左傳晉

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大夫 奔齊宣二年

左傳晉靈公不君秋九月乙丑 二十七日趙盾 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之而復 盾出奔聞公弑而還 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 非子弑君而誰弑之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逸詩也言我因懷

及此憂 戀晉國以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隱盾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 善其為法受屈 惜也越竟乃免 林註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

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

十五年左傳晉三卻 卻錡卻季卻躄 害伯宗 疾害伯宗之賢 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晉賢大夫 伯州犂 伯宗子

奔楚○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躄卻至左氏曰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

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與將忍君臣請行 去也長魚矯請去以避禍 遂出奔狄○襄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械林 秦地不獲成焉 欒黶 欒

弟與士鞅 士白 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白曰余弟不欲往而 女 子召之余弟

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欒黶汰多誣逐士鞅 ○左傳定八

年晉師將盟衛侯 靈公 于剡澤趙盾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 涉佗

成何 二子晉大夫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 成何曰

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可此晉縣 將軟涉佗 撥 衛侯之手及扼 血至 衛侯怒乃

叛晉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以按手罪重故獨執佗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哀十一年左傳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

女僕御而田

昭二十年左傳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齊惡之子奪之司寇與郵有後則反之

縶足不良故有後則無則取之公孟惡壯宮喜貞諸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

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壯宮喜諸師圍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

邑衛下公孟有事祭於葢獲衛郭門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殺之公載實以出如死烏

地齊氏之宰渠子召壯宮子壯宮喜渠子為壯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

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壯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

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皆齊氏黨出奔晉定九年左傳衛褚

師圃亡在中牟時已奔在中牟○哀十六年左傳衛侯莊公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

僖二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遂大

叔遺遺奔晉○哀十七年左傳衛侯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

髮壯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瓜初生之瓜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余為

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衛筮占之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桓十七年胡氏曰蔡季之去蔡侯弟以道而去者也其歸蔡季自陳歸于蔡以禮而歸者也公

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

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成十三年左傳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

芻守使公子欣時二子皆曹宣公庶子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宣公大子而自立也冬葬曹

宣公既葬子臧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告罪於

諸國子臧以請諸國人之心乃反而致其邑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私邑於成公不食其祿十五年晉侯厲執曹伯討其殺

立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書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順人達其禮節無可無不

可次守節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

出居出奔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三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耳息也既葬國人皆將

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子臧逃是大泯曹也曹人復

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邑

與卿卿之不出而不出不出

宣十一年左氏曰楚子莊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因縣陳為楚縣

陳侯在晉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乃復封陳◎莊二十二年左氏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

子完與顛孫皆御寇之黨奔齊顛孫自齊來奔齊侯桓使敬仲陳公為卿辭曰羈寄旅客

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所幸得陳君之赦宥及於齊國寬大之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出奔

辰馳於負擔去其負擔奔走之勞君之患也所獲多矣敢不辱高位以速官謗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譏繁興故

請以死告味死告免齊卿之位詩逸云翹翹遠貌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就其家會公曰以火繼之欲繼之辭曰

至卜其晝臣之享君禮當卜日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歡敬之禮不繼以淫沉酒義也合宜

以君成禮飲酒之禮弗納於淫約君於淫酒仁也愛君之仁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龜曰其妻懿氏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鸞陳姓之後將育于姜齊姓五世其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也此皆陳厲公蔡出姊妹之也故蔡人殺五

父陳佗也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大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有以周易象數之

者陳侯使筮著之遇觀三三坤下乾上觀六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史釋爻辭之義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

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坤土也此觀巽風也此觀

也此觀六四風為天於土上巽變為乾乾上坤下山也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

互變為乾卦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社註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

巽為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為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故曰觀

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庭實旅百旅陳也奉之以玉帛昆為門庭

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幣幣之象

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

王陳幣幣之象

庭實旅百

奉之以玉帛

其在後乎

傳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林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注此以卦義言觀感而化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後姜姬之先山嶽則配天

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曰在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姬之先山嶽則配天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良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

有配天之功此亦以艮乾變卦互體言凡天下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陳桓子

孫陳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陳成子陳常也敬得政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

昭十九年左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共八奔紀郟莒使孫書陳無字之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廢婦及老託於紀郟紡紡麻績焉以度而去藏之以所

待外攻者欲為夫報讐殺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

登登城登者六十人緦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

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文十八年左傳莒紀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人以弑紀公以其實上來奔納諸宣公二月

立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未見公而文子曰今日必達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史克對曰莒僕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域也保而利之

則王藏也保其人而利其物則以訓則昏民無則焉若以教訓則為昏亂無是以去

逐之○成九年左傳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莒莒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邱

哀二十二年左傳邾隱公自齊奔越十年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八年左傳邾子又

子餘討之因諸樓臺使諸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文十四年左傳邾文公元妃齊

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隱十一年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寡人弗敢與聞命而輒受乃與

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名百里奉許叔許莊公以居許東偏東鄙以見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昭十九年左傳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

子止之藥卒斯立止獨太子奔晉

桓三年左氏曰芮國伯萬芮伯名之母芮姜姜母之姓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

魏四年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去以芮伯歸將欲納之十年秋秦人納芮

伯萬于芮

桓十年左傳號仲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屬大桓王詹父有辭自直之辭以王師伐號王右

父夏號公出奔虞國○僖五年左傳八月甲午晉侯獻圍上陽號國都冬十二月夏之十月

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號公名奔京師○閔二年左傳春號公敗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于渭

水之隈曲曰隈舟之僑號大夫曰無德君人而祿蓋敗戎斥地必有德所獲故總言祿殃也殃將至矣驟勝而驕殃咎

將至遂奔晉

桓十年左傳虞叔虞公弟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匹夫本無罪曰其懷璧則人利其望以害其身此其所以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

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終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僖二十一年左傳宿須句顛也風姓也實司主大皞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與有濟四國近於濟

故世之祀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僖公之母也成

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大皞有保安小寡小國之寡弱周禮也蠻夷邾迫近諸戎雜用夷禮猶及

亂諸侯皆周之臣子諸侯皆周之臣子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紓禍也二十二年春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僖二十五年經杜註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

襄六年左氏曰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在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

之月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成十帥師及正與子萊大棠邑人軍齊師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

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共公名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莒附齊故殺正

與子王湫

閔元年左傳狄人伐邢齊人救邢僖元年諸侯救邢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聶壯之師

出居出奔大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襄二十四年左傳杜註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今京兆杜縣

僖七年左傳初申侯申出姊妹之子為出也有寵於楚文王仕楚得寵幸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

曰唯我知女女專制而不厭予取予求從我取從我求不女疵瑕也不以女為罪後之人君將求

多於女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莫出奔

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鄭殺申侯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古人

此言弗可改易○宣十七年左傳杜註黃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

成一年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巫臣為申縣公曰不可王乃

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迪尹襄老襄老死於郟郟戰在宣十二年巫臣使道焉

曰歸道夏姬使歸鄭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

鄭聘夏姬伯襄許之及共王莊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畫挈其家及室以去

真使介副聘物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郟郟克疾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晉邑大夫○襄二十六年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大師

子朝友其子伍舉子胥和又椒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申縣

公而亡得罪出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送之出亡伍舉奔鄭懼禍故出奔鄭將遂奔晉鄭不足恃聲子將如

晉遇之於鄭郊班布荆藉荆相與食布荆藉地而坐而言復故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在明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事焉且口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產於楚而用於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謂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治子儀

之亂析公奔晉又十年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之事無所考證君與大夫不善能是正也不能

曲雍子奔晉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成二年若敖之亂伯賁鬬之子賁皇奔

晉宣四年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

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不以今為意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

康王聲子使椒鳴伍舉子逆之○昭二十年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大子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其事集矣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

之奮揚受命未至城父知大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

免其父召之彼伍奢之子仁仁愛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

長子為棠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知不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

邑大夫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知不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

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

為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比之相從俱奔俱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

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而耕於鄙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

白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復子建待晉人使謀于子木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于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定四年公羊曰伍子胥父誅乎楚

披弓而去楚以干闥廬○定四年左傳楚之殺郈宛也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旅出郈宛伯

州犂之孫駘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平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自闔廬立始為三軍以肆楚

○哀十六年左傳白公勝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叔惠王白公欲以子閻平王為

王子閻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葉公子高沈至遇箴尹固使與國人以攻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王孫燕勝弟奔潁黃吳地氏○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

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杜註吳王僚之

入耶取楚夫人大子建母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

以徽要其勝負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

死也乃縊於蘧澁楚地

僖三十年左傳晉侯文秦伯穆圍鄭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秦大夫戍之

反為鄭守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篇若潛師以

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春

及滑鄭商人弦高姓高名將市於周遇之以乘四韋韋熟先牛十二犒師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

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且使遽傳車猶今之驛道告于鄭使為鄭穆公使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

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則東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大辭焉辭謝秦大夫杞夫成鄭者使去

子奔齊知謀泄故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同謀不濟不敢歸秦故亦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冀望其國也

其還也滅滑而還

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子王僚欲因楚喪平王卒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二子皆王僚母弟

帥師圍潛楚邑夏四月光吳公子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昭三十

年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平王子大封而定其

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逆之於竟使居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

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子之地以與之○左傳定四年吳入郢五年申包胥

楚大以秦師至大敗夫槩王闔廬弟于沂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

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哀六年左傳杜註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哀二

十年左傳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大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

剛越將伐吳久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

宣十五年左傳潞赤狄之別種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潞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鄩舒奔衛衛人歸諸晉

晉人殺之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曰公晉獻公遂借道借道乎虞而伐虢宮之奇虞忠臣諫虞公

弗聽宮之奇挈其妻子以奔曹

昭十七年左傳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雒水陸渾人弗知即

從之庚午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地

哀四年左傳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亦

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楚人出奔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楚人出奔去次至居在如歸復入納

逃 奔命 僑寓

書法

書逃以賤之莊十七年何以書書甚倭也莊十七年逃義曰逃莊十七年特書曰逃以著

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莊十七年書逃來又以罪魯也莊十七年在上曰逃國君避寇

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上文三年左傳并社註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穀梁傳書逃歸以罪之胡氏云

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僖五年公羊傳書逃歸深貶之也僖五年以其逃來志

之也莊十七年

事類

經

僖五年鄭伯公逃歸逃其師不盟左傳秋諸侯公及齊侯宋公陳侯盟王惠使周公

辛名鄭伯王恨齊桓定天子之位故名鄭伯使叛齊惠王將廢曰吾撫女以從楚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晉楚不服於齊鄭伯喜於王命以得王命為喜而懼其不朝於齊也以

不朝于齊故逃歸不盟孔夫鄭大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舉動不輕則失親稷失親惡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君行而歸六年夏諸侯伐鄭以

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國君輕走羣臣不知

異是在喪日責在上曰逃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

魯子曰益不以寡犯衆也鄭伯懷二心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穀

梁曰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傳例曰逃義曰逃胡氏曰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

不與為賤平印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

犯衆不盟是以為賤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

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

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

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

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適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經杜註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公羊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 重言來者若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病魯知而受之信其討策以取齊淫女丹極刺桡卒為後敗也 穀梁曰逃義 執得其罪曰逃又曰以其逃來志之也胡氏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庶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襄七年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自是凡會同無陳矣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郟晉會以救之陳

人患楚慶虎慶寅二慶陳執政大夫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哀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為執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鄭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穀梁曰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胡氏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

事上二年五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

中大申傲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悼方明八鄉

和陸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

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

深切著明矣

傳

昭十二年左傳周原伯紂周大夫虐其與衆臣使曹羣逃

隱十一年左傳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鄭大

夫賂尹氏隱公行賄而禱于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與尹氏俱逃歸

魯國而立鍾巫之廟於魯○昭二十一年公羊曰當邾婁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孝公幼

顏邾婁公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

氏之母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

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邾婁公之弟反孝公于魯○成一年左傳冬楚師侵衛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宣往使辭曰楚遠而父道遠而父固將退矣自無功而受名

奉使無功而虛臣不敢而孫辭以求免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獻子也

受退楚之名故孟孫請以執斲匠人執斲工織紵布者皆百人公衛成公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

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衛父衛公不忍數年之不

宴樂也以葉魯國逃楚而歸是國將若之何誰居猶言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後之人必有當其咎

者不知國棄矣魯國之○

於昭

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

不中

節皆若是耳昔人來赴魯人

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景公將納公昭公使公子鉅帥師公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魯地季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苑何忌齊大夫取其耳

不欲殺雖但截顏鳴去之其右見獲○定八年公羊傳陽虎專委氏專魯國陽

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送而食之職而鋸其板以爪刻其體謂之上曰某月某日

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虎之出

或曰從其家出御之為季孫御於其乘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至于

孟衢孟氏衢四達臨南投策馬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擗馬街而由乎孟氏

陽虎從而射之矢着于莊門孟氏所然而甲公飲處起於琴如地弒不成二家知出

時起却反舍于郊皆說舍然息或曰弒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飲處父師而曰趣駕既駕公飲處父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帥師而至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宣九年左傳楚子為厲之役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襄公

宣十七年左傳晉侯景使郤克徵召會于齊欲為斷齊頃公帷幙婦人穀梁謂婦人

之母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獻子郤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不復渡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藥京廬郤克之介

命齊侯使高固晏弱桓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不出故使及欽孟高固逃歸聞郤克

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楚

椒之子奔晉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舉也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不見

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止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

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寧來會而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齊三以懷來者後

諸侯來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以信齊人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三子

以成其悔成三子悔何利之有焉於晉國何使反者高得辭謂得不當而害來者以

懼諸侯將馬用之晉人蹇之逆蹇不拘執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瘋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溱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

○成二年公羊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若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已獲

而逃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

至曰華更取清若軍中水泉濁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因亡○成十八年左傳齊為

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故甲申晦故守當屬上句齊侯靈公使士華免齊大以伐殺國

佐于內宮夫人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襄十六年左傳晉侯平與諸侯

宴于温使諸大夫舞起舞以助歡宴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

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齊為大國小國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襄十八年

春火淫真水逃奔命橋寓

三

左傳秋齊侯靈伐我北鄙晉侯平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在十六年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晉人使司馬斥也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建

旌旗以為陳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以衣服以旆先建旆以與衆衆曳柴曳柴而從之從車後

而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不張歸丙寅晦齊師夜遁○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

杼生成及疆先取妻生子而寡偏喪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曰棠

無咎棠公與東郭偃東郭姜相崔氏崔杼以姜弟及前崔成有疾惡而廢之而立明

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哀十

四年左傳子我闕夕視陳逆子行陳殺人逢之子我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

故謀齊國使疾使詐而遣之潘米汁可沐備酒肉焉因內潘沐并饗守囚者醉而殺

之而逃欲謀齊國使疾使詐而遣之潘米汁可沐備酒肉焉因內潘沐并饗守囚者醉而殺

宣二年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工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文馬百駟畫馬為文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兵車文馬之華元逃鄭人寬其防守立于門外告而入而後入言

不苟宋城華元為植將主也為巡功巡行察見城者謳曰睥目其目瞞腹其腹棄甲

而復棄甲謂于思多疑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驟泉謂之曰牛則有皮可為單兕尚多

皮尚多可為軍裝之飾棄甲則那猶何也奔役人曰從其有皮縱使有皮丹漆若何何如丹

使蓋堅固勿棄之若何華元曰去之夫言此其口衆我寡華元不吝其○哀十二年左傳宋向

巢伐鄭遂圍苗鄭罕達救苗十三年宋向雖救其師前年圍鄭子賡罕達使狗曰得桓

雕者有賞雕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單

僖五年左傳公晉獻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耳○僖二十二年左傳晉大子

圍懷公為質于秦十七將逃歸謂羸氏秦所妻子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以櫛以理髮使我陪以固子也

安固子之心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僖二十四年左傳初晉侯

之豎左右頭須一曰里守藏者也晉文公之守婦藏者其出也文公出時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

卷八 逃 奔命 僑寓

卷八 逃 奔命 僑寓

卷八 逃 奔命 僑寓

卷八 逃 奔命 僑寓

文公 ○文七年穀梁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戰而奔秦以是為逃

軍也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左傳王楚莊乘左廣以

逐趙旃趙穿趙旃棄車而走林又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自以

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景請于王定戊申以黻冕命帥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及禹舉用善人不此之謂也夫善之人自然遠去

閔二年左傳狄人伐衛公懿與石祁子玁與甯莊子甯矢使守狄人囚史華龍滑與

禮孔以逐衛人乃先往之至則告守石甯二曰不可待也狄師盛強不夜與國人出

不敢固守二子信其言 ○襄十四年左傳公衛獻出奔齊齊人以邾齊所滅寄衛侯及其復也

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衛大夫從而逃歸

成十五年在氏曰晉侯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公子於王簡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

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遂入之陳侯哀扶其大子偃師奔

墓欲逃遇賈獲陳大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置汝母辭曰不祥不欲

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昭八年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陳縊冬十一月壬

午滅陳師與衆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厚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袁克請寘既又請

私袁克又請私私於幄帳加經於顛而逃不欲為楚臣

僖十九年公羊傳註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

姓一旦相率俱去

昭六年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靈執之逃歸

莊十八年左傳初楚武王克權國使鬬緡楚大尹之以叛緡以圍而殺之遷權于那

處楚使鬬敖楚大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而驚其師楚驚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閻敖游涌涌而逸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莊二十八年左傳

春火徑專領求

逃 奔命 僑寓

逃 奔命 僑寓

逃 奔命 僑寓

逃 奔命 僑寓

子元楚令尹子元

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鄭遠郊之門象車入自純門鄭外郭門及

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閉暇故不開城門楚言而出出兵而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

百濮聚於選地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以羣蠻共叛故謀徙為伯贏孫叔敖之父

曰不可使廬戡黎戰黎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寤戰黎官屬三宿而步○成二年左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申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郟戰在宣十二年

巫臣使道焉曰歸道夏姬使歸鄭吾聘女上遠夏姬歸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

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其家室以去衛風淫申叔時申叔時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往告師期而

又有桑中衛風淫奔之時之喜將淫宜將為妻以逃者也○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將伐鄭召

與師楚子共王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郟陵及郟泉共王中目囚楚公子夜明日復戰

逆也逆也楚囚王聞之召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襄二十六年左氏曰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治也○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吳楚陳于柏舉

五戰及郢楚庚辰吳入郢楚子涉睢睢水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中所闢闢辛郟公辛蔓成

然之然之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在公宮隨公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以王逃

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吳人乃退五年申包胥

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闔乃歸囚闔輿楚大闔輿罷請先遂逃歸吳唯得一

夫復失之夫復失之楚子入于郢吳師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

宋不闔懷九子皆從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乞師為非為身也君既定安矣又何求

遂逃賈

文十二年左傳秦伯康伐晉晉人禦之乃皆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趙盾屬曰使

者目動心不安而言肆聲放失懼我也將遁矣秦師夜遁

襄二十九年胡氏曰諸樊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

桓八年左傳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國今隨國今義陽隨縣不會使蓬章讓黃責其不

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也

文十年左傳厥貉之會陳鄭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麋子逃歸十一年楚子伐麋

成七年左傳子重子反殺巫臣申公巫臣之族子閻子湯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連尹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二年奔晉遺二子子重子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怵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季

父說之乃通吳于晉吳人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困楚乃通吳于晉寘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

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人一歲之間七為楚害故子重子反凡七奔命 ○襄十三年左傳吳侵楚

養由基奔命 ○昭四年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以報朱方之役七月使屈申圍朱方克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昭二十三年左傳吳人伐

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楚師大奔

隱十一年左傳鄭伯莊公曰寡人有弟共叔段不能和協和睦而叶比之而使餽餽也其口於四方

寄食於四方之國

成十一年經註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僖二年胡氏曰衛人渡河野處曹邑閔二年秋入衛 ○襄十四年左氏曰齊人以邾齊所滅邾國

寄衛侯衛侯出奔齊獻公襄二十六年左氏曰右宰穀衛大夫見公於夷儀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反

曰君淹又猶如故恤在外十二年矣淹留憂恤在於外國自十四年至今凡十二年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無寬言猶之言語猶

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 ○哀十五:left 左氏曰莊公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

定十四年言其實崩出奔宋 哀十七年左氏曰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為主

言其實

逃 奔命 僑寓

僖二十八年左傳楚子

成王入居于甲復申叔去穀二十六六年使子玉去宋楚圍宋

曰無從晉師

從晉師與之爭戲晉侯文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

年至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志慮民之情偽盡知之矣見識○哀二年左傳註范氏

士吉久居朝歌

定十三年糧食不足

僖三十一年胡氏曰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昭十八年左傳邲

姪姓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邲人襲鄆遂入之盡俘以歸邲子曰余

無歸矣從婦

妻于邲乃從其妻子於邲

昭十三年左氏曰子于

楚公在晉十三年矣元年奔晉子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晉楚之士

從子于邲可謂無人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羈客在○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

之過讒也其子曰勝在吳

春秋經傳類永卷八終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九

常熟孫從添石芝

長洲過臨汾東岡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戍守

書法

書曰戍言將歸焉

襄十年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襄十年不言諸侯戍之不可得而序

襄十年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

襄十年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襄五年追書以見志襄十年不卒戍

者不可使往也

襄五年言戍遂公意也襄五年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

卒譏在公子也

襄五年聚兵而守之曰戍

襄五年聚兵而守之曰戍

重類

春秋經傳類

卷九 戍守

經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魯大夫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實畏晉殺于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左傳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殺子

叢以說焉名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公羊曰不卒戍者

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使臣子不可使耻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當壅塞君命不可使往則其

言戍衛何遂公意也穀梁曰公子啓魯大夫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

在公子也

襄五年冬戍陳杜註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陳左傳九月

丙午盟于戚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郈人會吳且命戍陳也范宣子曰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其國之民危急之患在於朝夕能無往往從於楚乎冬諸侯戍陳備公羊曰孰戍之諸

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離別前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言我者以魯手時書穀梁曰

內辭也不言諸侯魯戍之疏曰諸侯同戍也○襄十年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或虎牢不復為

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邱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左傳諸侯代鄭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

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左傳諸侯代鄭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

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

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

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

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之胡氏曰設

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

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

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拒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

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

所以罪諸侯也

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戍守

二

左傳僖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守周子帶召齊仲孫湫夫齊大致之卒于周十

六年王王以戎難告于齊十一年戎伐京師齊徵諸侯而戎周公齊桓○左傳昭二十

二年葬景王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因舊官百工百官也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孫

以作亂單子單穆公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王如平時單子使王子處子猛

守于王城距子尹氏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已丑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即位二十三年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于尹尹氏之邑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二子周卿士子朝與召莊公以成周人成尹二十

五年趙簡子趙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輸粟米以供王具成人具人徒二十六年晉知躒趙

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召伯盈逐王子朝晉師使成公

般晉大夫戍周而還二十七年秋會于扈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成周十二月晉

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籍秦籍魯人辭以難書成周定六年六月晉閻沒戍周

成十六年左傳宣伯即僑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季文子孟獻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將行成公將去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鉅公鉅

第 趨過指之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請于襄陰申宮申宮微備守備

設置留子子後行侯子守于公宮申宮

宣三十年左傳晉侯秦伯穆穆圍鄭侯之孤言志伯曰國危矣若使獨之武侯

孤獨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見秦伯秦治兵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秦大

晉晉大夫成之乃還鄭鄭宣十年左傳楚子伐鄭楚首首二會救鄭逐楚師于頰北水諸

侯之師成鄭鄭成十七年左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二衛北宮括救晉侵鄭夏五月

鄭太子鄭境侯鄭鄭為為於於楚楚鄭鄭故故使使二二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楚使二

以以備備襄十八年左傳於是子驕伯子張張張公公從從鄭伯鄭簡簡伐齊子孔子孔子展

子西守子襄二十六年左傳楚子秦人侵其遂遂鄭五月至于城麇楚人以皇顛皇顛

夫歸印印莖莖父父與皇顛皇顛成城麇守城麇楚人囚之楚人囚之師并囚印莖父以獻於秦

桓六年左傳北言北戎以別戎之種伐齊齊侯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夫忽帥師救

齊大敗戎師於是設侯之大夫成齊諸侯以戎難故遣大夫助齊成守○莊八年

左傳齊侯齊侯公使連桓管至父皆齊地瓜時瓜熟之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與之約曰明年及瓜熟之時則遣代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莊十三年左傳齊人滅

遂國而後而戍之○成十七年左傳國子國武相靈公以會會伐高無絕鮑鮑叔牙之曾孫

處守○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莊遂伐晉成邾邰取晉邑而守之

僖二十一年公羊曰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公襄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茲父庶兄子魚茲

父襄曰子歸守國矣公子目夷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

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

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成十八年左傳鄭伯成會楚子共伐宋同伐彭城宋納宋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昭二十一年左

傳華氏居盧門宋東城南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廓故城及桑林城門名之門而守

之冬十月華登前年奔吳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齊大戍宋助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

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曹大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救宋

大敗華氏二十二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也以

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宗廟之差耻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

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哀無為高亢不中正之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

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死守則戍不可解楚耻無功

而疾戰疾戰則師或致敗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不如解圍聽以為楚功使楚人得取其救宋

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二十一年胡氏曰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

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廓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

而居矣

左傳文六年晉襄公卒使先穀士伯士會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文公子七年秦康

公送公子雍于晉乃背先穀而立靈公即太子夷皋初使先穀逆以禦秦師箕鄭

居守○文十三年左傳晉侯靈使詹嘉晉大處瑕以守桃林潼之塞勝其瑕邑令帥

秦 ○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厲公將伐鄭乃與師荀瑩居守 ○昭二十二年左傳晉之取

鼓也在十五年既獻廟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也東陽東邑

使師晉師偽糴者詐為將販糴於鼓者負甲以息於昔陽故肥子所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

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之守鼓之地

閔二年左傳狄人伐衛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共及滕衛別邑

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昭伯孫宣姜而生昭伯宣公子頑也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以廬舍也于曹邑齊侯

桓使公子無虧桓公子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為衛禦狄車甲之賦異於常 ○襄二十

六年左傳孫文子林在戚私邑孫嘉疇于齊孫襄二子孫文之子居守衛人侵戚東鄙林父

成十三年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二子皆曹宣公庶子逆曹伯

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宣公太子而自立

僖元年左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邾地虛邱邾地之戍將歸者也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邱欲以侵

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哀姜孫于邾

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邾申公儀屈禦寇息公子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子

於祈祈為商密折楚邑 ○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地寘桓公子雍於穀雍本與孝

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戍之 ○文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穆王子立子孔潘崇將襲羣

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 ○昭十三年左傳蔡洧蔡人仕有

寵於王靈王王之滅蔡也在十一年其父死焉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成然故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哀元年左傳楚子

昭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裁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文壘厚一丈高倍丈夫猶兵屯晝

夜九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哀十三年左傳越子句踐伐吳越子至王子地吳守國

遷徙

書法

成十五年

遷者何其意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取之也

信元年

莊元年

遷者

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

信元年

書遷見緩不及事也

信元年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

師遷之者見強暴迫之為已屬也

莊元年

凡書遷者自是而城矣

遷國邑者不

再貶而罪已見矣

莊元年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

莊元年

先統取其地使不得通四

方

莊十年

公羊傳并註

不

遷亡辭也

莊十年

穀梁傳并註

不地不復見也

莊十年

穀梁傳

何以書大之也

莊元年

公羊傳

不言取之諱也

莊元年

徙其朝市曰遷

隱二年

公羊傳

胡氏

事類

經

莊元年

莊元年

齊師遷紀邢

臨朐

鄆

朱虛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此遷邑之始

襄十年

經林註邢鄆鄆繫之紀

一國之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

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

為襄公諱也

襄公

不為利舉故為諱

穀梁曰紀國也邢鄆鄆國也

或曰遷紀于邢鄆鄆

此國以三

先孤弱取其邑本

不為利舉故為諱

穀梁曰紀國也

邢鄆鄆國也

或曰遷紀于邢鄆鄆

此國以三

言為名

胡氏

事類

曰邢鄆鄆者紀三邑也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

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已屬也

凡書遷者自是而城矣

春秋與城國繼絕世則遷

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閔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國名蓋齊

人偪徙之

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

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

繞之也

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

邪宋逆詐邪先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

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

因而臣之也

穀梁曰遷亡辭也

為人所遷則無復

其不地宿不復見也

遷者

謂自遷

者信元

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

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

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彼二傳云遷者猶得

其國家以往者也

胡氏曰其曰

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

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

雖違害就利去

危即安猶或恐沉于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

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謔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

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信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

虛故曰帝邱

辟狄難也

左傳冬狄圍衛衛

遷徙

遷徙

遷徙

遷徙

遷于帝邱卜灼龜曰曰三百年言都帝邱有胡氏曰帝邱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

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邱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

其遷于帝邱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公無却

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哀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左傳哀元年春楚子昭圍蔡報柏舉

也在定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是乎請

遷于吳楚既還蔡人二年吳洩庸吳大夫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元年蔡

因聘襲之吳中悔故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而遷墓將遷與先

遷于州來哀元年胡氏曰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

郢壞宗廟徙陳器槌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春秋

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二年胡氏曰州來吳所滅也蔡雖

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

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

而遷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

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

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以自遷為文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杜註今南陽葉縣也林註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左傳許靈公畏

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殺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

地許復見也○昭九年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左傳楚公子葉疾遷許于夷實城

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伍舉授許男田奉新國之

以授之實之城父縣屬譙郡遷城父人於陳楚以城父之地遷許又以夷濮西田夷田在濮

益之與城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昭十八

年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平曰許於鄭

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特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政事方美許曰余

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為方成

障土不可易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侮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

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定四年許遷于容城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邢遷如歸閔元年左傳狄人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

管夷言於齊侯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言狄既逞志於邢又將存食諸侯諸夏親暱近也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以宴安比之酖毒不可懷也詩小雅云豈不懷歸豈不懷歸家之念畏此簡書所以不敢懷歸者畏此簡書

策之簡書同惡相恤同恤之謂也蓋戎狄亂華人所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爾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

救邢二年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齊桓具邢器用而遷之僖

元年左傳諸侯救邢次于聶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祭服牛

羊豕雞狗門材魚斬乘馬重錦之類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撥具遷之無所私取公羊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如宋

宿者何非其意也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胡氏曰書邢

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

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

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傳

昭三十二年左傳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成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桓七年年左

傳盟向二邑名求成于鄭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桓

遷盟向之民于郊王城鄭故王遷盟向之民于郊○襄二十四年左傳杜註殷木豕韋國

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

昭七年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孟氏邑本杞田與之謝

息僖子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筓者之知守不假器猶知不以借人

禮也夫子謂孟僖子從君從公如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宿曰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

之間晉而取諸杞侯晉問陳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魯國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他日取成而歸必復歸之孟氏誰敢

有此是得二成也是孟氏得桃并成爲二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謝息又辭以爲桃邑

山與之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桓十一年公羊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

遷鄭焉遷鄭都于郕而野郕也留郕也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鄭皆出

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用也次比耦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以除治此地之荒穢斬之蓬蒿

藜霍去其惡草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奪

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贊信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襄六年左傳四月陳無宇桓子陳完女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棠邑十一月

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郕國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日定其日

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文圍原周邑遷原伯貫周守原大夫也于冀成六年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古國名河東解縣之地沃饒

而近鹽鹽也言其地沃行其國利國利民富則國享其利君樂國利則君享其樂不可失也韓獻子韓厥

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之職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韓獻子欲進計乃從公而入立

於路寢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地水淺其惡疾易觀易觀

則民愁惡疾易成則民人愁歎民愁則墊隘羸困也羸困則必至羸困民人愁於是乎有沈溺濕重膇腫之疾

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深有汾汾水出大原經滄水出平陽絳

以流其惡穢且民從教社註無災患林註其四者乃利源所出十世之利也國君即位爲一世此言夫

山澤林鹽鹽鹵國之實也故為有國之寶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

貧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致流亡此公室所以貧困也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

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賀晉遷都新田

僖十四年左傳春諸侯城緣陵邑而遷杞焉齊淮夷遷都於緣陵淮夷病杞不書其人有闕也謂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十四年左傳春諸侯城緣陵邑而遷杞焉齊淮夷遷都於緣陵淮夷病杞不書其人有闕也謂

僖十四年左傳春諸侯城緣陵邑而遷杞焉齊淮夷遷都於緣陵淮夷病杞不書其人有闕也謂

僖十四年左傳春諸侯城緣陵邑而遷杞焉齊淮夷遷都於緣陵淮夷病杞不書其人有闕也謂

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文十三年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邾大夫掌龜卜者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

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言國家之命在於養育民人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

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謂邾文公知天命之在民不以死生惑其心所謂知命也

莊十八年左傳初楚武王克權國名遷權於那處楚地昭四年左傳楚子靈靈以諸侯伐

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鄔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為許城也昭十三年左傳楚之滅蔡也在十年靈王遷許胡沈小國道房申皆故諸侯

於荆荆山焉昭十九年左傳楚工尹赤遷陰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即陽城亦楚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畧中原之志其僅自完也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以持其世保其

而已言無遠謀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楚子平使蓬射城州屈復蒞人焉遷復蒞人於州屈城邾

皇遷皆入焉移皆人於邱皇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季然郭也子大叔聞

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愛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

王卒昭三十一年左傳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

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定六年左傳吳大子終累闔廬子敗楚舟師沈尹戌獲潛子臣

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陸軍以上文有舟

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郢郢故以陵師別之而

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僖二十二年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周大夫適伊川周地

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被髮而祭有象夷狄其禮先亡矣中國衣冠之

也以為夷狄也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凡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

過百年而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潰散

書法

民逃其上曰潰

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潰者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僖四年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僖四年

民人逃散故其辭無褒貶

文三年

邑不言潰

言潰郭也

郭之猶

曷為郭之君存焉爾

公居之故從國言也

上下不相得

亦譏也

昭二十九年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潰例月甚之故曰

特書

以謹之者以明城

郭溝池重門擊柝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胡氏

侵而潰以為知

所侵也

僖四年

書潰絕也

昭三十二年

潰散自棄書以為後世戒

昭二十九年

年胡氏

經類

經

昭二十九年冬十月郟潰

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公羊曰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也

郭之猶

曷為郭之君存焉爾

公居之故從國言也

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

穀梁曰潰之為言上下

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胡氏曰民逃其上

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郟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獲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

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斯改過以補

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三十二年胡氏曰書郟潰

絕昭公也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僖四年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齊桓公霸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棄我諸侯甘心黨楚故

齊帥諸侯侵蔡潰蔡

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穀梁曰潰之為言上

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

也

成九年莒潰

民逃其上曰潰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

莒渠邱城惡眾潰奔

莒戊申

月六日

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也傳莒人殺之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月十日莒潰楚遂入鄆莒別邑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

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為罪之大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為善之大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

泲周匝辰日辰之謂自子至亥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穀梁曰其日中莒雖

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謂臣以叛君為事明君臣無道也也惡之故謹

而日之也潰則月甚之故日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

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

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泲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

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

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文三年沈潰沈國名也左傳莊叔孫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

上曰潰衆散流移若噴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是以在衆曰潰胡氏曰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

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

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傳

昭二十三年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晉師圍郊邾邾二邑皆子朝所得潰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于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敬如劉辟子朝出若劉子邑七月甲子尹辛尹氏族

取西闈周地丙寅攻蒯敬王蒯潰二十四年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瑕杏皆王邑

皆潰

閔二年左傳鄭人惡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使師而

不召師潰而歸定十年左傳初衛侯伐邯鄲午午晉邯鄲大夫執同族別封邯鄲於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

宵楛午衆宵散桓五年左傳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桓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也殺

太子免桓公太子而代之也公疾病而亂作當陳侯疾病而陳佗作亂國人分散懼而分散故再赴

昭四年左傳 莒亂著邱公去疾也立而不撫鄆也鄆叛而來

閔元年在傳狄人伐邢莊三十齊人救邢僖元年諸侯救邢人賞

僖十九年左傳初梁伯好上功亟城而弗處亟城其邑而無民以居處其地民罷罷而弗堪弗堪其

則曰某寇將至詐其民曰某處之寇盜將至乃溝塹公宮乃塹公宮蓋曰秦將襲我無故而塹其宮懼民

不從後乃誑之以秦將掩我之不備民懼而潰民懼秦寇遂恐懼而逃散秦遂取梁

宣十二年左傳楚子莊伐蕭宋附庸國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

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遂傳於蕭還無社夫蕭大與司馬邲言號

申叔展司馬邲申叔展皆楚大夫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

所以禦濕欲使無社地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眇井而拯

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也而出之傳言蕭人無守心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文宋公成齊國歸父崔天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秦小子憖秦穆公次于

城濮衛地及楚胥臣司空季子以下軍之佐胥臣佐當陳蔡自以其軍當陳蔡奔楚

右師潰陳蔡屬狐毛偃之狐偃以上軍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二十七使狐偃將上夾攻子西子西楚左

師潰○襄二十六年左傳繞角之役成六年晉欒書救鄭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窳易震蕩也震恐若多鼓鈞聲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楚師必遁晉人從

之楚師宵潰彭城之夜在成十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

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一家有二人從役者簡兵蒐乘簡擇秣馬戰馬食

師陳焚次舍也焚舍明日將戰行歸者凡軍中老幼孤疾而逸楚囚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逸

楚師宵潰○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王次于乾谿十三年師及訾梁而潰至訾梁

而衆散

桓九年左氏曰巴子使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武使道朔大

夫將巴客韓以聘于鄧鄧在今鄧縣南人攻而奪之幣要巴客于道攻而殺

道朔及巴行人韓夏楚使鬬廉楚大帥師及巴師鬬討其殺使鄧人宵也潰民逃

秦火煙傳貞散

卷九 潰散

成三年左傳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赤狄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厲

咎如故厲咎如潰民逃其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厲

襄二十四年左氏曰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召舒鳩楚屬人召欲

伐舒鳩人叛楚楚子康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二子楚大夫讓之先使二子

人舒鳩子欽迎二子而告無之告二子以無叛楚之事且請受盟一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

遂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其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也

以安息吾民以卒而不戴若舒鳩終不攜戴吾又何求若繼叛我叛楚與吳無辭彼自無辭有庸

我若功乃還二十五年楚遂子馮卒屈建子為令尹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先擊吳師吳師奔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哀四年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子

楚六致祭於負函此祭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

汭逆流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一夜之期襲梁及霍皆蠻子之邑也偽辭當備

不知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

亡矣

書法

以自亡為文僖十九年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者主名其言亡自亡也僖十九年

公羊傳因史之文無加損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定八年

事類

僖十九年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左傳梁亡不書其主不書取梁者主名自取之也公羊曰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

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

毅梁曰自亡也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

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後焉洒不足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而不足

記也使其自亡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

文以示善惡者其梁以自滅為文鄭棄其師之文謂政教梁亡出惡正也惡正之正鄭棄其

師惡其長也胡氏曰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

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

夜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傲其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

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

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

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洒於酒淫於色心昏

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哀八年經林註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

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莊十年經林註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昭二十三年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

昭二十八年左傳子靈陳之妻殺三夫陳御叔蔡襄老及一君陳靈一子夏舒

而亡一國陳兩卿行父矣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蕭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

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林註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凶其國耳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鄭胡氏曰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

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胡氏曰虎牢

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縣囂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

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

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

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

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

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

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僖六年春晉侯獻公使賈華晉大伐屈夷吾不能守非不欲校力不能守盟而行與屈

必不肯已而去乃之梁

閔二年左傳狄人伐衛公衛懿與石祁子玦玉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也助

利而為之殃示以當決斷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

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之言

鬼神不佑則衛乃先之至則告守石甯二曰不可待也言狄師威強不夜與國人出

國不可得也二子信其言

哀七年公伐邾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子益于邾穀梁曰益之名失國也註於王法

○

莊四年紀侯大夫其國胡氏曰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

莊十八年左傳初楚武王克權國使鬬緡楚大尹之以叛緡以圍而殺之遷權於那

處楚使鬬敖楚大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而驚其師楚驚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鬬敖游涌涌而逸鬬敖既不能守城楚子殺之

疆界

書法

疆者與為竟也

若言與人造作竟界。昭元年公羊傳并註。

疆之為言猶竟也

昭元年穀梁傳。

田多邑少稱田

桓元年公羊傳。

傳羊

事類

經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邾田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邾莒人告于會

叔孫豹會晉趙武榮公于圍齊國弱宋向

成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楚告于晉曰尋盟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

齊一

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

趙孟文

子聞之乃請諸楚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言今衰世疆

王伯之令也

三王五伯引正其封疆

正封

而樹立之官

立官以守國舉之表

旗旌以

而著之制令

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

放三

夏有觀扈

觀國今頓邱有扈戡于甘之野

商有旻邳

二國商諸侯

周有徐奄

二國皆商

伐淮夷

自無令王諸侯逐

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疆躬無帶故更主盟對疆之制

何國設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也焉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莒魯爭邾為日久矣可無大

害於其社稷

社稷之為害國

可無元也

不必元禦

子其圖之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弓

帥師

叔老

疆邾田

此春秋取邾今

因莒亂也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

作竟

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與莒也穀梁曰疆之為言猶竟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成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之封

取衛西部懿氏

戚城西五十里有

六十

取田六十

以與孫氏

襄十九年左傳春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還自沂上盟于督揚

今齊南郡

曰大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遂次于泗水

上疆我田

邾田

邾田在泗水北今更以

歸之于我○襄八年左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

鄭田

莒既滅鄭魯侵其西界故

襄六年左傳齊侯滅萊

齊靈公遷萊于邾

高厚

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

宣十五年左傳晉侯治兵于稷晉地也狄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故東行定狄地

宣八年左傳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二國名滅之楚子莊王疆之及滑水名曲曰滑

蓋楚拓疆至滑洧之界○襄十四年左傳註蓋楚徙都郢未有城郭○昭九年左傳楚公子棄

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

許男田奉新國之土地圖然丹即右尹子革遷城父人於陳楚以城父之地遷許又遷城父人於陳故地以夷

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哀十七年左傳觀丁父祁俘也武王楚武王以為軍率

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與申俘也文王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申息以縣朝陳蔡封於汝

至汝水

封建

類

封

昭二十九年左傳昔有駉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遠也子曰董父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

其膏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授順也畜龍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氏曰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澠川澠夷氏澠水上夷皆董姓其後也

昭二十八年左傳昔武王克商大有天下其兄弟之往也國者十有五

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鄘霍魯衛毛聃邶雍豳滕畢原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十人豐鄘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不必強為之說

○定四年左傳子魚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

周公相王室以尹正也天下於周為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伯禽也以大路金路錫同姓

大旂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也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殷之遺民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之土田陪增也敦厚也分封魯為大國祝宗人

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百官彛常用器因商奄國名之民與四國流言

命以伯禽魯公世子時周公唯遺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

衛之祖以大路少帛帛名也緝大赤取染草名也旃通帛為旃大呂鐘名殷民七族殷之遺民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塗所經也土略界也自武父衛北以南及圃田

鄭藪名之北竟取於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之土取其土以共王職王室之職貢取於相土之東

鄆為湯沐邑以會王之東蒐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周公弟司空授土陶叔司徒授民命以康誥周書成

王封康叔周公懼其幼弱作康誥以命之而封於殷虛朝歌皆放開也以商政皆魯衛也疆以周索索法也居殷故地因其風

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國名之鼓昔周文王伐密須獲其大鼓闕鞞甲名姑洗鐘名懷

姓唐之餘民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林註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命以唐

誥誥命篇名也而封於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故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塞不與中國同故

自以管蔡放商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碁毒也間王室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

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命為蔡侯其命書云尚書蔡仲之命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生日父之違王命也

僖二年左傳春諸侯城楚邱衛邑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閔二年左傳僖之

安集之恩志 僖二十八年左傳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其滅亡之田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穀梁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別封黑肱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

宣十一年左傳楚子莊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殺夏徵舒陳滅陳以舒為楚縣陳

侯靈公子成公午在晉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大夫皆備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言尚可有辭以自解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於人亦有言曰抑辭也牽牛以蹊徑也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 ○成十八年左傳西鉏吾 宋大夫 曰今將崇 長 諸侯之姦而披 猶分 其地

謂楚今取彭 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 以塞夷庚 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 使奸邪者得快其

心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 毒害諸侯而隔吳晉之道 非吾憂也 非宋國之 ○昭

十一年左傳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遂城陳國以

在八 年 十三年左傳平王 靈王欲 封陳蔡 復其故國 悼大子 偃師 之子吳 陳惠 歸于

陳禮也 ○昭三十年左傳吳子 闔 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 二公子

奔楚楚子 平王子 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 使監馬尹太心道吳公子 楚使

逆之於 昭王 使居養 即所封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 城 取於城父與胡田 故胡子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 將以為吳 ○定五年左傳王 昭 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國于脾洩 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 闢王所在而後從王 ○哀元年經杜註

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哀十八年左傳巴 近楚 人伐楚圍鄆 禁

司馬子國之卜也 未為令尹時 觀瞻曰如志 得吉兆如其志 觀瞻 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 及即以為

及已師至將卜帥王曰寧 子國 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 承 王曰寢尹 柏舉之

皆受戈 工尹 象奔吳師 勤先君者也 皆為先 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

師于鄆故封子國于析

昭四年左傳楚子 靈 以諸侯伐吳使屈申 屈蕩 圍朱方 吳邑齊慶 穀梁曰慶封封乎

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昭二十七年左傳杜註季子本封延陵

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 吳以中國為上國

分屬

傳

昭二十三年經林註敬王即位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

襄十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

分屬

春秋左傳卷之九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分屬

告叔孫穆子乃盟諸僖闕僖宮以福之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

軍三分公室三分國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駭使入已故昭五年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

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昭十二年

左傳南荆南道之子季以費叛如齊南荆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定七年左傳齊人歸鄆陽關

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陽虎居之以為政

隱元年左傳京城大叔共叔命西鄙北鄙鄙鄭兩於已令屬鄭之邑又收貳以為

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至于廩延鄭邑杜註言轉侵多也○莊四年胡氏曰春秋

有十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術與剽是也○宣十一年左傳春楚子莊伐鄭子良

襄公弟言二國不先尚德而惟以兵爭諸侯與其來者可也因其來伐而與之和其亦可也晉

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安得有信而不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厲之後在六鄭伯襄逃

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南以兩屬改未得志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昭二十一年胡氏曰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

宋分國而居矣

隱八年胡氏曰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其後官人以世

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冢內諸侯世其祿

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昭三十一年公羊曰當邾婁邾婁之時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愬天子天子為

之誅顏而立叔術顏公顏夫人者姬盈女也此姬是盈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

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鮑廣父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

所為有於顏為顏公夫人時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

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猶曰以彼物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

曰嘻此誠兩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

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襄十三年左傳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魯師救邾遂取之

附庸私邑

事類

傳

文十二年左傳邾伯朱儒卒邾人立君天子自安於外邑故十一年左傳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大夫以夫鍾

邾與邾邾亦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重上地故以諸侯禮逆之

襄二十一年左傳武仲戚曰廢其邾竊邑於邾以來以濼間子季武以姬氏妻之公

姑姊而與之邑使食是賞盜也昭三十一年左氏曰冬邾黑肱邾大夫以濼東海

來奔

哀十四年左傳小邾射小邾以句澤地來奔

昭元年左傳展與展奔吳於是莒務婁齊胡及公子滅明三子展以大甌與莒

莒莒二奔齊○昭五年左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莒三來奔

莊三年左傳紀季紀侯以鄆紀入于齊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紀於是乎始判

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

襄二十六年左傳齊人城邾之歲二十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今東奔晉

莊三十二年左氏曰春城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為管仲也齊管仲私邑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

襄二十六年左傳孫林父衛以戚如晉以邑

哀十四年左傳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將圍畜馬于成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

孫為成之病謂民不圍馬焉孺子怒罷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備禦嚴固孺子之從者不得入成孺子乃歸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成有司使者至孟氏孺子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共請命弗許懼不歸不敢十五年成叛于齊

形勢

事類

傳

昭三十二年左傳王敬敬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徙都成

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文十二年經杜註鄆昔魯所爭者員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季孫行父帥師城諸

及孟氏○定十二年經杜註成孟氏疆若列國經註郟叔孫氏之邑也患其險固故毀

壞其城穀梁傳註以陪臣專強恃城為固叔孫毀其城叔孫州仇帥師墮郟胡氏曰禮曰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郟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

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

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郟故在郟

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求冉曰魯之羣室都邑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一都之衆

車優矣有餘用

隱元年左傳公鄭莊曰制巖邑也制邑在鄭巖險之邑也號叔東號君也死焉特制巖險而不修德

鄭滅之襄二年經林註虎牢一名此制在漢為滎陽成皋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

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

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

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大邑參分其國中五之一中邑五分其國小邑九分

分之二鄭邑今滎陽京縣不度今京城太廣不度合三等之法度非制也非先王都君將不堪此

尾大不掉莊公將不堪○桓十五年胡氏曰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

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鄭公寘子元於櫟使昭公不立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

伯遂居櫟卒使昭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

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昭十一年左傳鄭京櫟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

游在莊十齊渠邱齊大夫雍廩邑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都城過大必為國之害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齊管仲私邑昭十一年左傳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

至于本賴之

定四年左傳分唐叔晉之祖疆以戎索法也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桓二年左傳初晉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條晉地穆侯七年戰條生文子六年生大子文侯命之曰仇意取於戰相仇怨其

弟以千敵界休縣有地名千敵之戰穆侯十年戰千敵有功生是年又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魯惠取能成其衆公也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曰始亂故封桓叔師于曲沃為曲沃伯師服晉大夫曰吾

聞國家之立也所以能植立者本大而末小根本強大而枝葉弱小末枝葉也是以能固以大制小故能安固今晉甸

侯也甸服之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封建桓叔於曲沃大都耦國是先自弱其根本矣其能久乎言不久必為曲沃所并也

莊二十八年左傳驪姬嬖欲立其子齊賂外嬖在閭闈梁姓五亦名五皆大夫與東闕嬖別在闕

五亦名五皆大夫使言於公晉獻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今平陽與二屈

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君之疆也晉國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敢

或心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夏使

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閔元年大子申生將下軍又為

大子城曲沃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先是莊公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蓋未修城至是始為之增築而

位以卿卿始有軍行今大子將下軍故曰位以卿先為之極先為大子之極處又焉得立閔二年左傳註曲沃為大都僖五年

退而賦士曰狐裘龍背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僖三

十三年穀梁曰秦伯將襲鄭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穀

之巖陰之下巖陰之下其處險隘我將尸汝尸收也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

○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

郇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也言其地沃衍其俗富饒且近鹽鹽之地國利君樂民富則國享其利國利則君享其樂不可失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形勢

國利君樂

不可失

國利則君享其樂

不可失

國利則君享其樂

不可失

國利則君享其樂

不可失

國利則君享其樂

不可失

國利則君享其樂

不可失

也韓獻子即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之職公景指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欲進

計乃從公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地薄水淺其惡疾易

觀也成易觀則民愁惡疾易成則民愁則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民人愁

脆足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上厚水深居之不疾高深有汾澮汾水出大原經絳北

平陽絳縣以流其惡穢且民從教醇厚從上之教令十世之利也國君即位為一世此言十

夫山澤林鹽鹽鹵國之寶也四者乃利源所出故為有國之寶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佚

乃貧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者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定十三

年經林注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趙鞅寅首吉射士鞅

必奔朝歌

成七年經杜註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林註史記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伏

兵

僖二年穀梁曰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襄三年左傳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昭十三年左傳遂氏之族大司馬遂掩及遠

播之許圍夫蔡濱蔡人仕蔓成然即成然因羣喪職之族羣大夫失職放越大

夫常壽過中之會越大夫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昭二十三

年左傳楚囊瓦子囊之孫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曰子常必

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方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守備天子卑政卑守在

諸侯四夷交侵故藉諸侯守在四鄰親仁善鄰故鄰國不侵皆為之守備諸侯卑守在四竟鄰國交侵

以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

內無盜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國都之內安用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卑損之極不能無亡乎國都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

邊竟之壘親其民人使其相親相愛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

交禮交法不僭不貪守其誠信不懦不耆尚其廉耻不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大雅

曰無念念爾祖聿述修厥德義取念祖考則述無亦監乎若教楚八蚡冒楚十至于

武文

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

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哀元年經杜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

昭三十年左傳吳周之曹裔也

大伯仲雍周大王之子故為周之族曹遠裔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諸侯為王卿士

事類

傳

隱元年經杜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林註冢內諸侯為王卿士者穀梁傳註天子冢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冢內諸侯王都在中諸侯四向繞之故曰冢內

胡氏曰冢內諸侯為王卿士

隱三年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不貳于號

西號公亦仕王朝

隱八年左傳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於此遂昇之政

文元年經杜註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

兼官攝位

事類

傳

桓四年天王

桓王

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註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識之

桓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侯

桓侯

宋子

襄侯文鄭伯文

許男

僖曹伯于葵邱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

攝位

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
 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
 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
 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
 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
 矣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胡氏曰定公齊侯公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喬俾萊人齊所城萊夷也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俾拒兵車之

命齊侯辟去萊兵而罷享禮之設于野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乃不果享由是齊侯歸三邑

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昭十三年左傳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叔向攝兼官弟也攝司

馮○昭十四年左傳晉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鄆田久而無成久訟而獄不決士景

伯晉理如楚叔魚鮒攝理攝代○定元年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在王城東將以城成周魏子泣臨政代天子大也衛彪侯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

居而易位以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

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以役事託之也於韓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

大陸爾雅廣平曰陸焚焉火田并見燒也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賤之以其未

復命而田也

昭二十三年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杜註令尹以疾從戎故遂

越攝其事○哀十六年左傳沈諸梁即葉公兼二事令尹國寧也乃使寧子西之

也為令尹使寬為司馬寬子期之子白公作亂殺于西子期

仕他國

事類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兼官

攝位 仕他國

三

傳

文七年左傳三月甲戌取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

須句大非禮也絕大韓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成十七年左傳初鮑國鮑叔牙之曾孫去

鮑氏而祭去齊鮑氏而來魯為施孝叔臣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七月

召鮑國而○哀八年左傳杜註王犯吳人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

僖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魯二十一年秦使大夫杞子成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也

莊二十二年左傳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顛孫自齊來奔齊侯桓使敬仲子完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所幸得陳君之赦宥及於寬政及於齊國寬大之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

罪戾出奔之也弛去離於負據去其負據奔走之勢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不取

高位以速官謫言當官不能其職則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請昧詩逸詩云翹翹

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

十六年左傳僑如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此

曰不可以再罪僑如自以在魯淫于穆姜得罪不可在齊再以淫于穆姜子得罪奔衛亦問於卿言僑如之佞○哀十四

年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特寵驕盈為司馬司馬子仲請瑞符節馬以命其徒

政桓氏向魋奔衛公文氏夫衛大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

陳常使為次卿

哀十一年左傳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為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文圍曹三月丙午入曹立舟之僑故號臣閔以為戎右○襄

二十六年左傳宋向戌將平晉楚在明聲子蔡大師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

尹子木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晉卿之賢不如楚卿

賢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其材皆如杞梓皮革木之杞梓自楚往也皆產於楚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晉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子儀之亂在文十四年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後以為謀主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雍子之事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晉邑以為謀主子反與子靈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無所考證 子反亦雍害巫臣 子靈奔晉成二年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而因郟至以臣於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使為邢大夫以

為謀主若敖之亂伯賁即闕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宣十七年左傳杜

開氏而奔晉 以為謀主 襄三十年左傳因馬師頡即羽頡子羽孫介也于襄庫用

食邑于苗地 以為謀主 伯有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市羽頡出奔晉為

任 大夫雜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昭

元年左傳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夏秦伯之弟同食

食祿 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昭七年左傳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與子皮氏

有惡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罕朔殺罕黈子皮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謂罕朔出奔乃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踟躕

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位

其官馬師也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他從後大夫下大夫也大夫但降一等以以林父 怨于晉韓宣子

襄二十六年左傳衛人侵戚東以林父怨于晉韓宣子戚東

殖綽齊人 哀十一年齊齊人侵衛一夫

文六年左傳晉欒公卒欒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賈季射

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趙孟曰為先君子不能求大不能求仕而出在小國仕

辟也是辟將何安焉將何安焉

文十四年左傳宋高哀為蕭宋附封人仕附

襄六年左傳王湫故齊人成十帥師及正與子萊大棠萊邑人軍齊師齊師大敗

等 敗湫

僖二十四年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衛大曰不得其守謂邢正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我請為衛問謀先以兄弟往邢乃往得仕果得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

禮至求仕焉此其為得國子之道 守備 披以赴外手披國子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文滅邢胡氏曰

衛人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

僖二十六年左傳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齊侯如夫人六人鄭姬生孝公

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郤錡郤害伯宗疾害伯譖而殺之伯州犂伯宗之賢奔楚十六年

晉侯厲將伐鄭乃與師楚子共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子登巢車上

為以望晉軍子重令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言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軍吏散居軍中故左右走而召之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敬也卜於先君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平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

兵而下矣左將帥右車右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

伯州犂以公晉卒告王伯州犂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楚驪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賁皇知楚之情故亦皆曰圖亡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不可當也苗賁皇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巳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集於

中分晉精兵擊楚之左右二軍擊楚之心大敗矣公從之及戰射共王中

簡之元年八年左氏曰僖之四年共

三室如一言故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即鄭為右尹為楚右昭四

年左傳陳人復討慶黨鐵官以奔昭四年歲尹宜本陳夫襄二城鍾

離○襄二十七年左傳崔氏之亂二十七年齊莊公手解虞之不奔僕賃於野無

費為人僕賃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刀之遂如楚為石尹能言楚昭十三年左

傳蔡洧蔡人仕楚者有寵於王楚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

師吳楚陳于柏舉楚五戰及郢楚庚辰吳入郢左司馬成沈尹及息汝南新而還聞

敗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司馬曰臣賤可乎言我賤人司馬曰我實失

子不知可哉戰皆傷曰不可用也已句單布裳到而襄之司馬已死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

子賢

文六年左傳晉襄公卒靈公襄公之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趙盾也曰立

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杜祁杜祁之後以君故讓偏姑姓之女生媯襄公為世子而上之杜祁讓使在已

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次

卿焉言其賢故位尊立之不亦可乎○文七年左傳先君奔秦士會隨季從之十三年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以前年士會為秦書討故患秦用之

成七年左傳巫臣楚中公請使於吳晉侯景公許之二年巫臣奔晉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於吳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左氏曰既而齊人也

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勾餘吳子夷末也予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定四年左傳伍

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在昭二伯氏之族出卻宛伯州犂之孫犂為

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在魯昭公無歲不有吳師○初司馬沈尹臣闔廬闔廬

哀二十四年左傳公如越得相太子適郢越王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告于季孫季康季孫懼季孫恐公因使因大宰嚭故吳而納賂焉乃遂

沉淪持祿

事類

傳

莊八年胡氏曰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僚而徒人費徒役之人名費者石之紛如

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疏遠親信者如此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胡氏曰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

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

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胡氏曰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

者如子哀宋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矜魯善矣

致仕

事類

傳

宣元年公羊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

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也即近退

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君臣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亂其君也

哀十二年左傳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杜註孔子始老故與弔也十六年孔某卒杜註仲尼既告老去位猶

言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

昭十年左傳齊惠樂高氏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

氏子良即高疆子遂伐虎門虎門蓋虎故曰虎門五月庚辰戰于稷祀后稷之處

敗樂施子旗子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平謂桓子陳文子之必致諸公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傳言陳氏所以興

文十六年左傳初司城蕩卒宋公孫壽蕩之子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壽之子既而告人

曰君昭公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緩也死焉雖亡

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

公子鮑使帥甸郊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公子鮑昭公庶弟即位使母弟須為司

城代意華耦司馬卒而使蕩虺意諸之弟為司馬

宣十七年左傳范武子士會初受隨故曰隨武將老致士會召文子之子曰變其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遷怒也者實多詩小雅曰君子如怒如而亂庶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

祉福也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邵子克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懼邵克畜憾日深必且增益禍亂於齊余將老使邵子逞其志庶有豸鮮也乎欲

邵子從政快爾從二三子晉諸大夫唯敬乃請老邵獻子為政○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

致晉侯悼公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之子也

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伯華之子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成十八年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二十一年宣子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

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叔羅十子昔晉大夫樂盈之黨也樂盈出奔楚囚伯華叔向籍

偃樂王晉大夫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於是祁奚老去公族大夫矣乘駟傳車也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

惠訓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叔向也棄社稷以叔向之祈倚賴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共載入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襄七年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

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辭曰無忌穆子名不才請立起無忌弟宣子也也庚戌使宣子朝

而朝於君致仕遂老韓厥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衛嬖幸人之子也有寵嬖嬖故州吁有寵而好兵好甲兵公弗禁

禁公不石碏衛大夫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致仕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往陳陳往陳行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八十

矣無能為也言國小身老無能為後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敢請陳因其來朝而就圖討之陳人執

之而請蒞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官名醜衛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宰

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定六年左傳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

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侯靈公怒使彌子瑕衛嬖追之公叔文子公叔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責人而效之人而效之責人之過而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陽

本有罪天意又欲甚其罪而後斃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

蹄之言此不假道皆陽虎所為楚居南方將爭子囊莊王子曰新與晉盟晉楚盟在而

成十五年左右氏曰楚將壯師鄭衛故曰壯師子囊莊王子曰新與晉盟十二年而

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公子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盟誓之信所以守會同之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棄信背禮欲免得乎不

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曰夏楚子庚卒楚子康使蓬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時

孫

遠子馮私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
問於叔豫 下冰其中而重繭衣示其寒衣鮮食而寢示其弱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瘡也則甚矣
安牀於上 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公子追舒也○哀十六年左氏曰沈諸梁即葉公兼
二事令尹司馬白公國寧也乃使寧子西之子為令尹使寬子期之子為司馬而老于
作亂殺子西子期 葉

隱遯

事類

傳

襄二十九年左傳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公還
 及方城季武子取取卞邑使公冶季氏屬問公璽印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
 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辭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發

乃謂公曰欲之而言叛言季氏欲得卞祇見疏也益疏我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也

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不入季

焉曰欺其君言季氏欲欺其君以取邑何必使余何必使我往使季孫見之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公治言季氏不見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終不肯復言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

必無以冕服飲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

受季氏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襄十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

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乃盟諸僖閭僖官以禍福之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

昭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公使杜洩叔孫氏宰也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

叔仲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罷中軍季孫稱

師叔孫氏則以叔孫為軍名單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

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擲之受季孫之書而投棄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牛賂惡杜洩者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葵鮮不以壽終為鮮者自西門非魯朝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

喪自朝從生存朝魯禮也吾子謂季孫為國政未改禮禮典而又遷之遷易其法羣臣懼死不

敢自也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定十二年經林註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墮成孟

邑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

也○哀三年左傳季孫季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公南氏南孺子季生男

正常桓子之寵臣載以如朝告曰夫子謂季桓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正常自稱以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公使共劉魯

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常正常不反長康子也○哀十一年左傳孔文子

衛之將攻大叔衛大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禮器名夏曰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以鳥自喻則擇木以木喻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固文子豈敢度謀也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

名符其所

文十四年左傳宋高哀為蕭宋附庸封人以為卿任附庸還不義宋公昭公而出遂來

奔不食汗○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恃寵驕盈為將討之告皇野司馬

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向魋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

能起司馬皇野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子不負

對曰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符節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宋以

叛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桓魋弟也致其邑與珪守邑符信焉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

魯人葬諸邱輿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與城錄其卒葬所在懸賢者失所

僖二十三年左氏曰九月晉惠公夷卒懷公子命無從亡人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約

月而不歸殺之無所赦有狐突之子毛及偃子犯也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

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誥有之乃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僖二十四年左氏曰晉

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懷惠公無親無親黨之援外內棄之外之親鄰內之臣民皆共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君公而誰天實置置立之而二三子從亡之臣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

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貪天之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為立君之義上賞其姦貪天之功姦也在上者反以推立君

賞上下相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以誰懟對曰尤過也而效之

以彼之貪天為過罪又甚焉知而故犯其罪又甚於不知而冒犯者且出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不食其食

不當更食其食肉之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絛上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絛上為之

田為介推私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且旌表善人表介推隱逸不貪之善○文五年左氏

曰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逆旅大夫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言此

人純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仇怨必聚會於其身犯剛則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不能以先定其身必過實也余懼不獲其利我懼從處父不獲成其身之利而難也其難言處父過禍則

入於是以去之○宣二年左氏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

獵於首山河東蒲坂縣舍于翳桑桑之多陰翳者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學宦學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箪詩也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

翳桑之餓人也言昔餓翳桑母子俱感宣子賜故以此報問其名居問其姓名與其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

襄二十七年左傳衛甯喜專公獻患之夏殺甯喜子鮮即母弟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

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明也何以沮勸君失其信在獻公則失政由甯氏之信二十六年

甯氏而國無刑在衛國則無沮惡勸善之刑不亦難乎治國且鱗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晉不託於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

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其事也昭吾所以出也明已出

欲將誰愬乎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

莊二十四年公羊曰戎將侵曹曹羈曹大夫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

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侯厲執曹伯

成公討其諸侯將見子臧欣時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書有之曰聖達節禮

殺大子自立也聖人應大順人不拘常禮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禮節無可無不可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

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蓋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昭二十

年公羊曰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成之當主也逡巡而退○哀七年

左傳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請待公孫彊請來

待公孫彊為政而後上曹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無所謂公戒其子夢者曰我死爾聞公孫彊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小吏公孫彊好弋線射獲白雁獻之且

言田弋之說說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虞忠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知

僖五年左傳晉侯獻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虞忠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知

以戒故挈其族去適他國以避禍也

襄二十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即公子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而

觀起恃其寵愛招權納賄所楚人患之王康遂殺子南於朝車裂觀起於四竟復

使遠子馮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

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豫遠子又從之遂歸申叔遠退朝見之遠子就申曰子三困

我於朝謂不應入人中遂歸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

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

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吳子乘之既除喪乘卒至此春十七將立季札諸樊季札

辭曰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聞鐘聲焉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異

哉夫子獲罪於君孫文子以在此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

幕上君又在殯衛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禮為舊君有服豈可作樂遂去之不止公羊曰謁也餘祭也

喪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

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

曰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昭二十年左傳員伍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公子光闔廬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復復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

子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嚙設諸嚙諸焉而耕於鄙○哀十一年左

傳吳將伐齊越子向率其眾以朝焉王夫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秦養也吳也夫若人養犧牲非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從事擊焉得志於

齊猶獲石田不可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私使人屬其子於

鮑氏為王孫氏改姓為王孫○哀二十年左傳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夫曰不改必

亡弗聽吳子出居于艾吳邑豫章遂適楚

